第一章 语言环境

云惟利

一 序 说

新加坡地小人稠，各色人等杂居于弹丸之地，来往交错，人人都会说，人人都得说不止一种话。所以，新加坡是个研究社会语言的好地方。

新加坡位于东南亚的中心。北边与马来半岛仅隔一条狭窄的柔佛海峡，宽约一公里，有一长堤相连。南边与印度尼西亚为邻。西边循马六甲海峡通向印度洋；北边经南海可通往东北亚和北美州。在航空业未发达以前，水路交通十分重要。新加坡处于太平洋与印度洋的航运要道，又有天然的良港，正以此崛起于世界，至今不衰。

就地理而言，新加坡实与马来半岛为一体；就历史而言，也是如此。两地关系异常密切，分为两国是后来的事。

新加坡为一极小之岛国。由一个较大的岛和大约五十个小岛组成。本岛东西长约四十公里，南北宽约十三公里。周围之小岛，只有几个较大的有居人，其余为小州，不宜居人。全国总面积大约六百二十平方公里。

新加坡的历史尚短，至今不足两百年。一八一九年以前，新加坡属于柔佛管辖，乃一渔村，人口稀少。英国人莱佛士在这一年来新加坡，把新加坡开辟为自由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新加坡的历史通常从这一年算起。

新加坡成为自由港后，即成为贸易要地，吸引外地劳工前

来。其中主要来自中国、印尼、印度三地。印尼人与马来人本属同种，所以，新加坡岛上居民至今仍以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为主，号称三大民族。虽然在三大民族之外，尚有一些欧西人和欧亚混种人，但为数甚少，未能成为重要之社会族群。

三大民族之中，以华人为数最多，马来人次之，印度人又次之。新加坡通用之主要语言亦即此三大民族之语言，再加上原来的殖民地语言英语，成为今日新加坡的四种官方语言。

新加坡在开埠之初，人口当不足一万人。五年后（一八二四年）始超过一万人。这以后，逐年增加。目前新加坡的人口约两百七十万左右。（见图表一）

新加坡岛上之早期住民大多为马来人。一八二四年以后，马来人所占比例逐年减少，而华人所占比例则逐年增加。十二年后（即一八三六年）便超过了马来人。再过十三年（即一八四九年），华族人口便超过半数了（占57.6%）。华族人口增加迅速，显然是由于华族劳工大量移居新加坡所致。这种情形在往后的一百年间依然如此。

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大陆的政治局势起了重大变化，南来的移民几乎完全没有了。这以后的人口增长，便纯出于自然了。

新加坡是个小国，容纳不下太多人口。要是经济发展跟不上人口增长，则民穷而社会不安。六十年代中期，新加坡开始推行家庭计划，严厉控制人口增长。于是，人口增长率渐渐降低。其长远目标是使人口停止增长。[1] 这项政策，后来略为放松了。

从一八一九年算起，至今一百七十六年间，新加坡的人口增加了近三百倍。其增长幅度不可谓不大。然而，有一点却是始终如一的，就是人口中的种族构成，一直都以华、巫、印三大民族为主，只是比例互有消长吧了。其中，印度人所占比例变化很

年份	总人口 (%)	华人 (%)	马来人 (%)	印度人 (%)	其他 (%)
1824	10,683 **(100)**	3,317 **(31.0)**	6,431 **(60.2)**	756 **(7.1)**	179 **(1.7)**
1836	29,984 **(100)**	13,749 **(45.6)**	12,538 **(41.7)**	2,932 **(9.9)**	526 **(2.6)**
1849	52,891 **(100)**	27,988 **(52.9)**	17,039 **(32.2)**	6,284 **(11.9)**	1,580 **(3.0)**
1871	94,816 **(100)**	54,572 **(57.6)**	26,141 **(27.6)**	10,313 **(10.9)**	3,790 **(4.0)**
1891	181,602 **(100)**	121,908 **(67.1)**	35,956 **(19.7)**	16,009 **(8.8)**	7,727 **(4.3)**
1911	303,321 **(100)**	219,577 **(72.4)**	41,806 **(13.8)**	27,755 **(9.2)**	14,183 **(4.7)**
1931	557,745 **(100)**	418,640 **(75.1)**	65,014 **(11.6)**	50,811 **(9.4)**	23,280 **(3.9)**
1947	938,144 **(100)**	729,473 **(77.8)**	113,803 **(12.1)**	68,976 **(7.7)**	25,901 **(2.4)**
1957	1,445,929 **(100)**	1,090,595 **(75.4)**	197,060 **(13.6)**	124,084 **(9.0)**	34,190 **(2.0)**
1970	2,074,507 **(100)**	1,579,866 **(76.2)**	311,379 **(15.0)**	145,169 **(7.0)**	38,093 **(1.8)**
1980	2,413,945 **(100)**	1,856,237 **(76.9)**	351,508 **(14.6)**	154,632 **(6.4)**	51,568 **(2.1)**
1990	2,705,115 **(100)**	2,102,795 **(77.7)**	382,656 **(14.1)**	190,907 **(7.1)**	28,575 **(1.1)**

图表一 新加坡历年各族人口

资料来源： Saw 1980:17; Saw 1982:16; Lau 1992:36

小，而华巫人所占的比例变化很大。

虽然新加坡的人口以华、巫、印三族为主，但是，各族内部尚有许多小族类，并不如表面所见那么单纯。据一九五七年的人口普查，新加坡华、巫、印族内部大大小小的族类一共有二十五个。无论大族小族都有自己的语言。（见图表二）

人种复杂，语言自然也跟着复杂了。三大民族的语言可笼统称为华语、巫语、印度语，而细分开来，每一族语之中，都包含许多方言，或不同的语言，分属不同的语系。

华族的语言通称汉语。汉语只是一个语族，和西藏语，缅甸语等合起来组成一个更大的语系。不过，汉语这名称，有时候，用法和华语相当。新加坡华族以华语为母语的人极少。大多数华人的母语属于中国南方的方言。其中以闽粤方言的人口最多。这些方言之中，有些可以通话，有些不可以通话。

上表中所列的福建人和福建话，其实是指闽南人和闽南话。闽南话是个通称。其中以厦门话最为通行。其他如泉州话、漳州话、金门话、晋江话等，也都属于闽南话。另外，潮州话和海南话虽不在福建境内，也还是属于闽南话。

福州话和福清话属于闽北话。兴化话则介于闽南和闽北之间。

广东话和广西话都属于粤语。客家话自成一个系统。

表中所列的上海话实不限于上海一地的方言，主要是指江浙两地的方言，也就是吴语。另外还包括北方官话在内。

马来族的语言都属于马波语族 (Malayo-Polynesian)，这个语族属于南岛语系 (Austronesian)。马来族内部的语言，现在有马来语 (Malay)、爪哇语 (Javanese)、波亚语 (Boyanese) 三种。至于武吉人 (Bugis)、班加人 (Banjarese)、米南卡包人 (Menangkabau)，为数不

		人口	本族人口百分比	全人口百分比
华族语	福建	442,707	40.6	30.6
	潮州	245,190	22.5	16.9
	广东	205,773	18.9	14.2
	海南	78,081	7.2	5.4
	客家	73,072	6.7	5.0
	福州	16,828	1.5	1.1
	上海	11,034	1.0	0.7
	兴化	8,757	0.8	0.6
	福清	7,614	0.7	0.5
	广西	292	—	—
	其他	1,248	0.1	—
	合计	**1,090,596**	**100**	**75.4**
马来族语	马来	135,662	68.8	9.3
	爪哇	36,009	18.3	2.4
	波亚	22,167	11.3	1.5
	武吉	1,069	0.5	—
	班加	364	—	—
	米南卡包	161	—	—
	其他	2,152	1.1	0.1
	合计	**197,059**	**100**	**13.6**
印度族语	淡米尔	81,682	63.0	5.6
	马拉亚里	21,783	16.8	1.5
	旁遮普	7,757	5.9	0.5
	锡克	3,405	2.6	0.2
	孟加拉	2,405	1.8	0.1
	僧加罗	1,379	1.0	—
	古吉拉特	911	0.7	—
	泰卢固	581	0.4	—
	帕坦	316	0.2	—
	其他	9,291	7.1	—
	合计	**129,510**	**100**	**8.9**
其他族语	欧亚混血	11,382	33.2	0.7
	欧洲	10,826	31.6	0.7
	阿拉伯	3,471	10.1	0.2
	尼泊尔	786	2.2	—
	犹太	729	2.1	—
	菲律宾	663	1.9	—
	泰国	297	0.8	—
	日本	194	0.5	—
	缅甸	136	0.3	
	其他	280	0.8	—
	合计	**34,190**	**100**	**2.3**
	总计	**1,445,929**	-	**100**

图表二　新加坡的种族和语言（一九五七年）

资料来源：Chua 1964:155-161

多，已逐渐为马来人所同化，而改说马来话了。马来族人全都会说马来话。

印度族的人数在三大族中最少，而语言却最复杂。其中，淡米尔语 (Tamil)、马拉亚兰语 (Malayalam，是马拉亚里人的母语)、泰卢固语 (Telugu) 属于德拉维达语系 (Dravidian)。旁遮普语 (Punjabi，是旁遮普人和锡克人的母语)、孟加拉语 (Bengali)、僧加罗语 (Sinhalese)、古吉拉特语 (Gujerati)、乌尔都语 (Urdu，是帕坦人的母语)、印地语 (Hindi) 等，属于印度语支 (Indic)。这印度语支和伊朗语支合起来组成印度伊朗语族 (Indo-Iranian)。这个语族再和欧洲语合起来组成印欧语系 (Indo-European)。所以，新加坡的印度族，人口虽不多，而所操的语言却分属两个不同的语系，其间的差别，远甚于华族各方言。

新加坡的印欧语系各语言中，英语的母语人口虽最多，而实际的人数远比其他三大民族的母语人数为少。虽然如此，三族的语言地位并不高。英语的地位却凌驾于三大民族的语言之上。

虽然官方语言有四种，可是，官方的日常正式用语实只有英语一种。三大种族的语言只是民间的日用语言，其社会地位便自然低了。三者的情况又各有不同。其中，马来语最为单纯，是马来族通用的语言。印度族内部语言复杂，其中较多人说的是淡米尔语。但因印度族人口较少，其语言便自然通行不广。华族内部方言也众多，其中较通行的是福建话（实为厦门话）。印巫两族中，也有不少人听懂厦门话。老一辈的华人，大多不通英语。有些人学粗浅的马来语，即市井马来语 (Bazaar Malay)。因此，新加坡的低下层社会，马来语和厦门话成为异族间的通用语，而中上层社会则通用英语。

由于英语在新加坡社会越来越重要，各族人中，懂英语的人

口也越来越多。据一九八〇和一九九〇年的人口普查，英语人口的增长远超其他语言。（见图表三）

各族人口中，懂英语的人都在六成以上，所以，英语很自然的成为各族之间的通用语。十年间，华语借助华语运动来推广，而华语人口增长不及百分之三；英语不必借助社会运动，而英语人口增长了约百分之十。可见其影响力之大。

懂华语的人，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虽最大，但说华语的主要是华人，外族人不多，所以，华语不能成为各族之间的通用语。

各族人中，只有马来人几乎全都懂马来语。华人之中，懂马来语的人很少，而印度人中，懂马来语的人较多，所以，马来语也可成为印巫两族之间的通用语。不过，主要在低下层社会。[2]

印度人懂英语的百分比较他族为高，这当然跟印度人多受英语教育有关。印度人中，懂马来语的人远较懂华语的人为多。这可见印度人和马来人的交往较为频繁。

	英语		华语		马来语		淡米尔语	
	1980	1990	1980	1990	1980	1990	1980	1990
华人	52.5	62.2	77.0	79.2	1.2	1.5	—	—
马来人	65.8	73.8	0.3	0.5	95.7	95.7	0.1	0.1
印度人	67.4	81.6	0.5	1.1	18.3	27.4	47.6	50.0
其他	94.6	92.6	3.3	6.5	32.2	31.3	0.3	0.2
全人口	56.0	65.5	59.6	62.3	16.6	16.2	3.3	3.6

图表三　十岁以上各族人懂各种官方语言的百分比
（一九八〇及一九九〇年）

资料来源：Lau 1993:5

至于华族内部，方言复杂，一般人都会说两三种方言，其中以厦门话最为通行。族内的通用语，又因教育背景不同而有歧异。通常，受华文教育的人，多说华语，受英文教育的人，多说英语。受不同语文教育的人彼此之间，多说福建话，也有一些受英文教育的人会说华语，一些受华文教育的人会说英语。但这两类人在八十年代以前并不多。八十年代以后，新加坡的教育制度有重大改变，会说两种语言的人渐渐多起来。到了现在，年轻一代便都会说两种语言了，只是程度有参差而已。也正因此，华人内部，方言日渐衰落了，会说马来语的人也少了。马来语几乎只在马来社群之内通行。印度语的通行范围更小了。印度人多改说英语或马来语。所以，新加坡的语言有日渐简化的趋势。

二 种族 宗教 文化 语言

新加坡地小，人也不多，可是种族却颇为复杂，连带而宗教和语言文化也复杂了。文化是语言的基础，宗教是文化的基础。三者实连成一体，与种族关系密切，而为区别种族的表相。

新加坡的原住民究为何种人，现在已无从考究了。因为开埠以后，有大量移民自外地涌入，喧宾夺主，原住民也便融入其中，而难以保存自己的社群了。所以，今日新加坡岛上的居民，实都是移民的后代。无论哪一族都非原住民，只是彼此移居岛上的时间或有先后而已。

从各地来的移民同居岛上，虽然大致都能保存自己的社群，可是彼此接触日久，难免有些受同化了。因此，新加坡人口中，尚有一些处于各族边缘的同化民。

马来人大致都信仰回教，不与非回教徒通婚，因此，其内部

之凝聚力较强，不易为外族所同化。[3]

新加坡的同化民，主要来自华族和印族，而大别有两类，一为马来同化民，一为欧洲同化民。此处所说的同化民，主要是指放弃了自己的语言、文化、宗教、生活习惯，改而采取别族的语言、文化、宗教、生活习惯的人。

印度人之中，有一些为马来同化民，改信回教，以马来语为母语。还有一些为欧洲同化民，改信基督教，以英语为母语。这在印度人之中，颇为普遍，也有历史渊源。印度曾为英国的殖民地，有不少印度人受英国教育，全忘了自己的母语。这种情形，在新加坡的印度人中，也很平常。论种族，这些人仍为印度人，但已有名无实了。

华人之中的同化民比较复杂。早期南来的移民中，有一些习用市井马来语，成了习惯。所说的马来语中，杂有方言，而以马来语为主，与一般马来人所说的马来语不同。这些人并不一定改信回教，仍有华文姓名，也大致保留华人的生活习惯，甚至于保存明清时的礼节，但又或多或少改取马来人的生活习惯。他们自称为峇峇 (Baba)，以示有别于马来人，也不同于华人。不过，他们所说的话则是属于峇峇马来话 (Baba Malay)。他们的社群凝聚力主要便是来自他们的语言和习俗。但是，自八十年代极力推行双语教育以来，所受影响很大。因为论种族，他们仍为华人，其母语自然是华语而非马来语。这样一来，年轻一代的峇峇便得学华语，而渐渐不会说峇峇话了。这语言习惯一旦改变，峇峇族群便难以生存了。所以，新加坡的峇峇人正日渐减少。目前的人口约在五千左右。[4]

华族的马来同化民之中，又有一些只改信回教，改取马来名字（原来的华人姓氏保留其中），但不会说马来话，而会说方

言。不过，这一类人为数不多，也受目前的双语教育的影响。

华族的欧洲同化民为数很不少。这些人大抵都是早先受英国教育的人。其中有不少还会说方言，但不懂华文华语，也不屑于学华文华语，甚或以不懂华语华文为荣；有些连华文姓名也不会写。平日多说英语，也多信基督教。生活习惯则极力模仿英国人。

语言以文化为基础。一个不懂本族语言的人，必不懂本族的文化，也就自然与本族人异类了。所以，这一类欧洲同化民的心态、文化、生活习惯均倾向于西方，而自觉与一般华人不同。

以上所说的各种同化民，目前究竟有多少人口，并无统计。据一九五七年的人口普查，华印两族同化民的人口和百分比如图表四中所示。

	本族人 (%)	马来同化民 (%)	欧洲同化民 (%)
华　族	1,090,596	11,364	2,287
	(100)	(1)	(0.2)
印度族	129,510	9,255	1,004
	(100)	(7.1)	(2.2)

图表四　华族和印度族同化民人口和百分比（一九五七年）

资料来源：Chua 1964:155-56

这是一九五七年的统计数字。那个时候，社会还很落后，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橡胶和锡矿，工业还未成型；市区小，乡村地区大，西方的影响还不那么大；无论华人还是印度人，和马来人的

接触都比较多，所以，马来同化民远比欧洲同化民为多。

后来的人口调查便都没有这类统计数字了。可是，由于英语的力量越来越强，新加坡受西方的影响越来越大，可以想见，欧洲同化民的人口应越来越多，而相对的马来同化民的人口应该越来越少了。

语在，族在，语亡，族亡。这一类欧洲同化民也难免受目前的双语教育的影响。年轻一代因学华文华语，心态与年老一代已略有不同了。再加上目前东亚崛起的新形势，日后所受影响必定更大。

新加坡也有一些欧洲人和欧亚混血儿，他们所受的便自然是英国的教育，接受英语和英国文化及生活习惯了。

由于上述种种情况，使新加坡各族内部的语言习惯变得十分复杂。

其一，本族语和母语并不完全一致。

华人之中，母语通常是方言。中年以上的华人，受华文教育的，其母语仍然是方言，而学校的教学用语乃是华语，为本族语而非母语。受英文教育而不懂华语，只懂方言的人，其母语也还是方言。方言当然也属本族语，只是华族的通用语是华语，这些人都不懂了。平日所说主要是英语。

华人中的欧洲同化民，有些既不懂华语，也不懂方言，则华语只是他们的名义母语，而实际母语乃是英语。

华人中的马来同化民，华语和方言都不懂了。虽然论种族，他们仍属华人，但是，华语只是他们的名义母语，他们的实际母语既非华语，也非方言，乃是峇峇马来语。

印度人的母语，是各种印度话。印度人的马来同化民，或放弃其本族语，而以马来语为实际母语。印度人的欧洲同化民，则

以英语为实际母语，而放弃其本族通用语。

马来人的语言问题比较单纯。其本族语和母语都是马来语。

欧洲人和欧亚混血儿也说单一语言。本族语和母语都是英语。

其二，母语和第一语言不完全一致。

中年以上的华人，受华文教育的，以方言为母语，以华语为第一语言，英语为第二语言。受英文教育的，仍以方言为母语，但英语是第一语言，其本族语华语反而成为第二语言了。年轻一代，渐渐不懂方言了。华语则渐渐成为母语。但是，一到学校，母语变成了第二语言，英语仍然是第一语言。

华人中之欧洲同化民，原本华语和方言都不懂的，情况略有不同。他们的实际母语是英语，学校的第一语言也是英语，但是，因为论种族，他们仍属华族，学校中的母语反而是华语了。这母语只是名义的母语。

华人中的马来同化民，情形也较复杂。他们的实际母语是峇峇马来语，学校的第一语言是英语，学校所定的母语又是华语。这母语也只是名义母语。

近年来，华语已不再称为第二语言，但这只是名变而实不变。英语仍然是学校第一重要语言，而华语（母语）只是第二重要语言。

印度人的语言问题也很复杂。印度人的母语是各种印度话，而学校所定的母语是淡米尔语。对不以淡米尔语为母语的印度人，此母语仅为名义之母语。学校的第一语言则是英语。

印度人中的马来同化民，实际的母语是马来语，名义的母语是淡米尔语，第一语言是英语。

印度人中的欧洲同化民，实际的母语和第一语言都是英语，

名义母语是淡米尔语。

近年来，有些印度学生便选华语为第二语言，以代替淡米尔语。这样的例子，日后或许还会更多。

马来人的母语都是马来语，但是，一入学校，母语便成为第二语言了，第一语言是英语。

近年来，也有一些马来学生以华语为第二语言，以代替马来语。尽管如此，马来人并没有不懂马来语的。

现把上述各种情况列于图表五。

		本族语	母语	第一语言	第二语言
华人	本族人	华语	方言华语	英语	华语
	马来同化民	华语	峇峇话	英语	华语
	欧洲同化民	华语	英语 方言	英语	华语
马来人		马来语	马来语	英语	马来语
印度人	淡米尔	淡米尔语	淡米尔语	英语	淡米尔语
	马来同化民	印度语	马来语	英语	淡米尔语
	欧洲同化民	印度语	英语	英语	淡米尔语
欧洲人		英语	英语	英语	华语 马来语 淡米尔语

图表五 新加坡各族人的语言习惯

各族的语言情况复杂，宗教也复杂。各族有各族的宗教，而宗教和语言之间也关系密切。

华人之中，受华文教育的较倾向于佛教，受英文教育的较倾向于基督教。这不仅是个语言问题，也是个文化问题。

佛教徒中，虽以华人为多，但也并不限于华人，还有一些印度人和斯里兰卡人。近年来，偶尔也有一些欧洲人信佛，但为数不多。

道教和儒教是纯为华人的宗教。佛寺和道观中通用华语和方言。

印度人的宗教向来众多。新加坡的印度人大小宗教也很不少。其中较多人信仰兴都教。锡克族则信仰锡克教。各有不同的语言。

马来人都信回教，回教的语言自然是马来语。不过，回教徒也不限于马来人，还有少数印度人和阿拉伯人，也有一些华人和欧洲人。回教的上层语言是阿拉伯语。《可兰经》是用阿拉伯文写成的。回教专家都得懂阿拉伯语。此外，阿拉伯人和在中东受教育的马来人和印度人回教徒也都懂阿拉伯语。阿拉伯语对回教十分重要。但是，回教徒中以马来人居多，马来语便自然成为各族回教徒的通用语。不懂马来语便难于加入回教了。不过，这情形在华人回教徒中已略有改变了。华人子弟，现在一入学校，便以华语为第二语言。信回教则是由于家传，未必就懂马来语。这样的例子当然不多，因为新加坡的华人回教徒就不多。

基督教徒之中，各族人都有，而以华人居多，其次是印度人和欧洲人，主要来自受英文教育的家庭。所以，英语自然成为基督教的通用语言。不过，有时华语和方言也有用场。至于说马来语的基督教徒并不多，仅限于峇峇华人和印尼人。马来人是不信基督教的。

近年来，又有一些新潮宗教，如传自印度的赛峇峇教

		1980	1990
华族	佛教	34.1	39.3
	道教	38.4	28.4
	基督教	10.7	14.0
	其他	0.2	0.3
	无神	16.6	18.0
	合计	**100**	**100**
马来族	回教	99.6	99.6
	其他	0.3	0.2
	无神	0.1	0.2
	合计	**100**	**100**
印度族	兴都教	56.5	52.6
	回教	21.7	27.0
	基督教	12.5	12.2
	其他	8.1	7.0
	无神	1.2	1.2
	合计	**100**	**100**
其他族	基督教	72.4	60.6
	回教	13.1	24.7
	其他	8.6	9.9
	无神	5.9	4.8
	合计	**100**	**100**

图表六 十岁以上各族宗教人口百分比

资料来源：Lau 1994:3

(Sai Baba)。各种教徒都可以加入，而以印度人和华人居多。多属于中产阶级。其通用语言也是英语。

据一九八〇和一九九〇年人口普查，新加坡各族宗教人口百分比如图表六所示。

新加坡不以宗教立国。各族人信仰宗教多只是求精神寄托，并不形成社会力量，也不形成政治力量。这是新加坡社会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正因此，新加坡的回教要比中东的回教温和的多。

各族的宗教实为各族文化的基础。种族和语言、宗教、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不可分隔。（见图表七）

图表七　种族、语言、文化、宗教的关系

新加坡为一移民社会，各族文化随移民而来。或因彼此之间缺少交流，或因新加坡的历史尚短，还未形成纯属于本地的文化。峇峇华人的语言虽是由马来语和福建话融合而成，峇峇文化虽也略见本地色彩，但仍属华族文化，并不十分突出，而且，目下正日渐消失，不必太久，便会完全泯没了。

新加坡各族文化都或多或少受到西方文化的侵蚀。这是现代化的代价。

由于新加坡的种族多，语言复杂。三大族中，能听懂他族语言的人为数很少，并没有一种语言有近半数的他族人懂得（见图表五），因而形成众说纷纭、鹬蚌相争的局面。英语虽本为殖民地的语言，却有过半数的各族人懂得，较易为各族人所接受，便自然成为各族的通用语言了。这虽是后天的选择，是社会原因，但是，也有其先天的遗传。这一点更加重要。

英语是和政治权力紧密相连的。英国人退出新加坡时，把政权和英语一起留下来。英语自然成为统治阶层的通用语言。维护政权和社会安定有赖于法律，而新加坡的法律也是承自英国法律而来的，所以，法律的语言自然也是英语。英语既是政治和法律的语言，其社会地位便无法动摇了。这是内在的因素使然。

另外还有一个外在的因素在起作用，即英语也是商业和国际贸易用语。商业和贸易是新加坡的经济命脉，英语就更不能忽视了。

英语又是现代科技的主要用语，现代科技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新加坡为求经济发展自不能不吸收现代科技知识。

英语的地位便是在以上种种内在与外在的因素影响下，日益提高。

英语是新加坡的政治、法律、商业用语，其社会地位高，是属于上层社会的语言。至于其他各族的语言，都只在中下层社会通行。所以，新加坡的官方语言虽有四种，但官方的日用语言实只是英语一种而已。其他三种本族语都只是陪衬。

由于各种语言地位高低有别，通行的范围自然大小不同。这个局面，可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考察。

其一，政治地位愈高的语言，通行范围愈广。

英语本是英国人的语言，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原本极少，但是，英语在新加坡的地位最高，通行的范围最广。这跟新加坡的政治关系最为密切。新加坡先是英国的殖民地，英语便自然成为新加坡的政治和法律用语了。这情形一直延续到今天。英语既是政治和法律的语言，那么，想到政府部门工作的人，便非得懂英语不可了。这自然会影响到教育政策。

当新加坡还有各种语文源流学校的时候，早期的英文学校只教英语，后来才教第二语言，而其他语文源流学校一律以英语为第二语言。这就奠定了英语成为各族通用语言的基础。这是早期的双语教育。后来，各族语文源流学校消失了，英语成为所有学校的第一语言，而以母语为第二语言。只有少数原来的华校得以华语和英语并列为第一语言。母语是依据种族来决定的。实则华人与印度人之中，有不少人的实际母语乃是英语，而非本族的语言。所以，母语便成为名义的母语了。英文在今天的新加坡社会，使用的范围更广，地位也更高了。

其二，政策所重的语言，较易于通行。

一种语言之是否通行，自然和是否为政策所重有关。英语既是新加坡的政治和法律语言，便自然为政策所重了。英语又为一中立语言，推广英语，可成为各族间的桥梁语言，以方便各族人相沟通，自是十分重要的事。这也是英语为政策所重的另一个原因。

近十多年来，因为推行母语教育政策，华人应懂华语，因而有华语运动。年轻一代，在校内都得学华语，而那些当年在学校未学好华语的人，也因工作所需而努力学起华语来。甚至于有些印度人和马来人也以华语为第二语文。因着这项新政策，华语的

使用范围是比以前大了。

其三，经济价值越高的语言，通行的范围越广。

此处所说的语言的经济价值是指语言和就业的关系。有的语言学了有助于找到工作，则经济价值高；有的语言学了无助于找到工作，则其经济价值低。

英语既是政治、法律、商业的语言，学英语自然易于谋事，学的人也自然多了。英语的经济价值高显而易见。这是英语的社会地位高，通行范围广的主要原因。其他各族语言既无太高的经济价值，则社会地位低，通行的范围不广，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近年来，由于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迅速，和新加坡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华语的经济价值也渐渐高了起来。于是，华语便渐渐受重视了。学华语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其中也有一些印度人和马来人的子弟。这情形要是继续下去的话，华语的社会地位也必定日渐高起来的。所以，一种语言的社会地位与其经济价值是连在一起的。经济价值对语言的社会地位高低、通行范围大小作用最大，关系最为密切。

其四，母语的人数愈多，则社会地位愈高，通行范围愈广。

一种语言的社会地位高低和通行范围大小跟该种语言的母语人数之多少有直接的关系。

新加坡七成多的人口为华人，照理说，华语应是通行最广的语言了。但是，却并不尽然。新加坡社会地位最高、通行范围最广的语言是英语。这是由于英语是新加坡的政治、法律、商业用语，又是各族之间的通用语言，其地位自比华语为高，通行范围也自比华语为广。此外，华语也并不是全体华人的母语。老一辈的华人之中，有不少人的母语乃是方言。不过，以华语和印巫两

族的语言相比，华语的地位便较高，通行的范围也较广了。其原因之一正是因为华语的母语人数较多的缘故。

华族各方言之中，又以厦门话的地位最高，通行的范围最广。这是因为一来厦门话在华族各方言中之母语人数最多，二来因为华人之中以福建人为多，而厦门话为福建人的通用语言。因此，其他华族方言群的人，也都或多或少会说厦门话了。

厦门话、潮州话、海南话是同一系统的方言，彼此大致可以通话。可是，潮州话（潮州城话）和海南话（文昌话）的地位和通行范围都远不及厦门话。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便是潮州话和海南话的母语人数不及厦门话为多。三者之中，潮州话的母语人数次之，其地位与通行范围也次之。海南话的母语人数最少，其地位也最低，通行范围也最小。

其五，较易学习的语言，通行的范围也较广。

华巫印三族的语言之中，马来语较易学，所以，懂马来语的华人和印度人较多；反过来，华语和印度语较难学，所以，懂华语的马来人和印度人并不多，懂印度语的华人和马来人就更少了。

华语和方言的情况大致相同。不过，在下层社会中，福建话较华语为通行，所以，懂福建话的马来人和印度人较懂华语的为多。

三　语言异源与社会同流

英语、华语、马来语在新加坡都各自形成自己的语言社会。至于印度语，语言人口较少，通行的范围也不广。再加上印度人多受英语教育，使印度人大致融入英语社会中了。

上述三个语言社会，都可以按照平日的语言习惯，分出三个社会语言层次来。

英语社会的人口主要是华人，其次是印度人，再其次是马来人和欧洲人。英语社会的三个语言层次是：

上层：英国英语。就是比较标准的英语。以标准英语为母语或第一语言的人极少。所以，会说较标准的英语的人为数不多。平日绝少听到。在较庄重的场合，则大家都极力模仿英国英语。平时只有在电台和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才较常说。

中层：新加坡英语。这是绝大部分受英文教育的人的第一语言。所以，平日所听到的多是此种英语。

下层：华族方言、马来语、印度语。受英文教育的人偶尔也会说他们的母语。这是他们的市井语言。

华语社会的主要人口是受华语教育的人和不识字的华人。华语社会的三个语言层次是：

上层：标准华语。以标准华语为母语的人和会说此种语言的人为数都很少。所以，平日难得听到。在较庄重的场合，则大家都极力模仿标准华语。平时只有在电台和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才较常说。

中层：新加坡华语。这是受华文教育的人的第一语言。所以，平日所听到的多是此种华语。

下层：方言。这是华人的市井语言。平常在学校里多说华语，学校以外则多说方言。不过，近年来，华语有渐渐取代方言之势。

马来语社会的主要人口是马来人，其次是受同化的印度人和华人。马来语社会的三个语言层次是：

上层：阿拉伯语。这是阿拉伯人的母语，也是回教语言，为回教专家所用。会说阿拉伯语的人不多。

中层：马来语。这是马来人的母语，也是回教的通用语。

下层：市井马来语。这是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之间通话时的常用语。

现再将上述情况表列于图表八。

	上层	中层	下层
英语社会	英国英语	新加坡英语	粗浅英语 华族方言 印度语
华语社会	标准华语	新加坡华语	粗浅华语 方言
马来语社会	阿拉伯语	马来语	市井马来语

图表八 新加坡的语言社会

上述三个语言社会，如按照其使用情况与社会层次来分，则英语社会属于上层，华语社会属于中层，马来语社会属于下层。单就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新加坡社会语言的复杂情况来了。

新加坡的种族、宗教、语言问题不仅复杂，而且敏感，稍一

不慎，便可能引起社会动荡。三者之中，语言问题关系最重大。不仅是关系到个人的生存，也关系到社会国家的生存。所以，在处理语言问题时，不能不慎重其事。

首先是国语和官方语言问题。一九五九年新加坡成为自治邦时，所定的邦歌便是用马来文写成的。这于新加坡政治和社会均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这首邦歌和这象征意义一直延续到今天。一九六五年新加坡独立时，原先的邦歌便自然成为国歌。马来语也自然成为国语了。

马来人在新加坡人口中仅占少数。马来语的使用围也不广。以马来语为国语显然是考虑到种族问题。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历史关系十分密切。马来西亚的人口以马来人为多。新加坡南面的邻国印尼，主要人口与马来人同种，语言也相同。其差别仅如同源的方言。新加坡的人口以华人为多，而领土为两个马来人国家所包围，处境微妙。种族差异极易于引起紧张冲突。所以新加坡以马来语为国语，对邻国是表示友善，对国内则是希冀消弭种族间的紧张关系，以保国泰民安。

华人占新加坡人口的大多数，照理华语应成为新加坡的国语，可是实际却不能。因为这将使种族差异更加突出，对内易于引起种族间的紧张，对外则易于使邻国感到不安，无法和睦相处。况且，华人之中，尚有不少纯受英文教育，不谙华语的人。这些人中，有的是掌权的人。所以，华语终不能成为新加坡的国语。

英语一直是新加坡的政治、法律、商业的语言，照说也可以顺理成章的成为新加坡的国语了。然而英语是殖民地的语言，以英语为国语也难保不会引起社会的不安。所以，马来语终于有国语之名，而英语则有国语之实。

新加坡社会向来崇尚英语和西方文化，对其他种族语言和文化难免重视不足。所以，新加坡虽然地处东方，可是就语言和文化来看，新加坡是个西方国家，而不是东方国家。这一点和日本有些相似。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脱亚入欧，所以，日本虽然地处东方，可是就政治经济来看，日本乃是西方国家，而不是东方国家。

由于新加坡崇尚英语和西方文化，这难免导致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化趋于没落。最终各民族语言学校都在八十年代初期渐渐关闭了，而只剩下英语学校。这不仅是个语言文化问题，也是个社会问题。影响语言的社会地位重要因素有两个，即政治和经济。而这两个因素到头来必定会影响到教育。

教育乃是语言传播最直接而有效的途径。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新加坡各民族语言学校便渐渐转变为英语学校了。现在，虽然有若干学校以华语和英语同为第一语言来教授，但所有的华语学校都已转为英语学校了。长此以往，如果没有别的因素影响，新加坡必然会变成一英语及英美文化社会。

英语在新加坡的地位日高是由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等原因造成的。其中政治和经济是根本原因，直接影响教育。

英语的地位高，则华语的地位便相对的低了。但华语的地位也并不是一路来都这么低的。

在一九五四年之前，新加坡华文学校学生一直都比英文学校学生为多。[5] 就读华文学校的人多，华语的地位便自然高了。究其原因，也还是和历史、政治、经济有关。华人说华语，这当然是华族自身历史的事。那个时候，殖民地政治对个人的影响较轻微。当公务员并不是普遍的职业取向。而当时社会经济都不那么发达，商业仍以小生意为多，英语的经济价值不如后来那么高。

因此，华语的地位得以维持。只是还不足以高于英语。因为当时新加坡还是英国的殖民地。社会上使用华语的人虽占多数，但是，英语是政府的行政语言，其地位自然高人一等。这情形正与香港相似。香港绝大多数人使用粤语，而英语的政治地位一直高高在上。

战后，新加坡日渐依赖转口贸易，而英语又为国际贸易用语，这样一来，英语的经济地位又比华语为高了。无论政治或经济，新加坡受西方的影响都越来越大，而英语的地位也就越来越高了。英语有助于使新加坡发展成为国际都市。

新加坡别无资源，只有人力。发展经济需要科技知识。发展科技有助于发展经济，而经济发达后，又回过头来影响科技发展。科技知识对于现代经济发展十分重要，而英语又恰恰是科技用语。这也自然有助于提高英语的地位。

政治、经济、科技三者之中，始终以政治为最重要的因素，影响最大。如果以新加坡和香港、台湾相比较，则经济与科技这两个因素，三地都相同，只有政治不一样。

英语对于香港和台湾两地的经济和科技发展自有其作用，但并无政治功能。所以，英语不足以成为两地的社会通用语言，而只是经济与科技的工作语言而已。英语在港台两地，不必人人皆学，人人皆用。也正因此，英语在这两个地方，无从取得独霸地位。

新加坡则不然。因为英语在新加坡有政治功能。不止是士大夫得学，老百姓也得学。英语是谋生的工具，也是士大夫的日用语。这政治的因素一天不变，则英语的地位一天不变。

影响民生的最大因素莫过于政治和经济，而英语于两者的地位均日高一日。这就无怪乎英文学校的学生日多，而华文学校的

学生日少了。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初期，华文教育自成一个系统，有小学、中学、大学校。可是，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终于因为学生人数日少，而所有的华文学校都不得不逐渐关闭了。而南洋大学的关闭，宣示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对新加坡华族社会，影响深远。华族语言文化几乎从此限于救亡的境地。

马来文和印度文学校的情形也大抵如此，都已先后关闭。所以，目前新加坡只有单一的英文学校了。这教育制度的重大转变，使新加坡社会表面上趋于同流。今后新加坡社会文化如无重大变化，则难免变成一英语和英美文化社会。这将使新加坡在亚洲国家复兴时，摈于亚洲文化之外。

新加坡自独立之后，便极力于树立“新加坡人”的形象和观念。但这主要是基于政治原因，和语言文化的关系不大。新加坡必须在本地区保持“独立”和“中立”，以求生存。由于新加坡人口中以华人为多，极易于给人“第三中国”的印象。这将使邻国感到不安。所以，新加坡不可崇尚华语和华族文化，而须极力求中立以消除此先天的影响。另外，又必须求独立，以免为他国所兼并。为此，乃须崇尚英语及其背后的文化。这使英语的地位越来越高，使用的范围越来越广。

据一九八〇和一九九〇年的人口普查，英语无论是在华族、马来族、还是印度族的家庭中，都越来越常用了。（见图表九）

英语的使用比例增加了，各族母语的使用比例便自然相对减少了。这一点，在马来族家庭中，变化还不很大，在华族和印度族家庭中，变化就很显著了。

在华族家庭中，十年间，英语的使用比例增加了百分之十有多。至于华语，表面看来，使用比例也增加了，而实际并非如

		1980	1990
华族家庭	英语	10.2	21.4
	华语	13.1	30.0
	方言	76.2	48.2
	其他	0.5	0.4
	合计	**100**	**100**
马来家庭	英语	2.3	5.7
	马来语	96.7	94.1
	其他	1.0	0.2
	合计	**100**	**100**
印度家庭	英语	24.3	34.3
	马来语	8.6	14.1
	淡米尔语	52.2	43.5
	其他	14.9	8.1
	合计	**100**	**100**
总计	英语	11.6	20.8
	华语	10.2	23.7
	华族方言	59.5	38.2
	马来语	13.9	13.6
	淡米尔语	3.1	3.0
	其他	1.7	0.7
	合计	**100**	**100**

图表九　各族家庭用语

资料来源：Lau 1994:6

此。华语英语的使用比例增加，都以减少华族方言的使用比例为代价。在一九八〇年，华语和方言的使用比例合起来近百分之九十。十年后，便不足百分之八十了。所以，在华族内部，华族语言的使用比例减少了，而英语的使用比例则增加了。此消彼长，即使有华语运动，也不能挽救华族语言的颓势。

语言是文化的基础。光学语言，不学文化，则语言程度无从提高。只要提高语言程度，而不要其背后的文化，实无从办到。语言与文化是国家民族的灵魂。如果新加坡人失去自己的母语和文化，一味接受英语和西方文化，则就文化来看，自可纳入西方文化圈；但就人种来看，新加坡并非白种人社会，到头来难免成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如此，则势必造成国民心理与文化不平衡。这是一个大危机。为免陷入危境，近年来，新加坡极力推行双语教育，提倡东方文化和价值观，亡羊补牢，以便把新加坡从滑向西方文化的路上拉回来。

双语教育使新加坡近年来的语言社会分立局面略为缓和，有由分向合的趋势。此趋势之形成，对华语教育影响极大，对英语教育影响极小，但各有消长。英文学校因此而全面教授华文，华文成为华族子弟的必修科目；华文学校则全部改为英文学校，华语不再是全科的教学语言，而仅限于华文一科。这样一来，今日学校的华文程度，如与旧日华校相比，程度是大大降低了，如与旧日英校相比，程度是大大提高了。彼此互有消长，这是双语教育的成效。

双语教育虽或多或少有助于改变新加坡过分崇尚英语和西方文化的境况，然而，最能改变社会现状的因素还是经济。

近年来，东亚经济形成了一个新的局面。这个新局面，主要由台湾的经济起飞和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所引起，给新加坡带来

实质的影响。

由于新加坡地小人少，需要劳工和土地，为经济另谋出路。中国大陆便自然成为首选之区。其潜在的发展力量巨大无比。这新的经济局面，多少有助于把新加坡拉住，以免完全滑向西方。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未能扭转整个局面，只是略有改变而已。虽然如此，亦不失为一改变历史的时刻，有助于保住华族语言文化。近年来，华语的地位提高了，正是这新局面所带来的结果。

华语地位的高低系于是否实用，而华语目前的实用价值又系于和台湾及中国大陆的经济关系。所以，决定华语前途的主要因素仍然是经济。至于英语的地位将有多少改变，需要时间多长，目前尚无法逆料。但就目前的情况看来，是必定渐有所变的。这不会是太久的事。

五六十年代，民族主义思想在世界各地普遍觉醒，反殖民地主义思想跟着兴起。新加坡当时也正如此。因而形成社会上反英语的潮流。受英文教育的人在英国人退出以后，成为政治权力的继承人，形成新的统治阶层。维护英语的地位，亦即维护自身的利益。这是很自然的事。社会上便因此形成拥护英语和反对英语两个壁垒。受华文教育的人自然加入反英语的壁垒。社会因语言的分立而分化。这在当时是造成社会不安的因素。消除此种对立局面乃是谋求社会安定的必要步骤。于是，双语教育乃成为除病的良方。借助双语教育以消除语言分立和社会分化的局面。然而，双语教育并未能确保两种语言的平等地位，而仍然是有所偏颇的。

正因为如此，华语因不平等待遇而衰微。受华文教育的人心中自是愤愤难平。语言分立与社会分化一时之间并未能完全消除，只是表面平静而已。这个局面将会持续若干年，直至纯受英

文教育和华文教育的人都消失了为止。一旦受双语教育的人成为社会的中坚时，对立的暗流便会渐渐消除。

目前，过分崇尚英语和西方文化，使年轻一代形成一种“新人类”。此辈身上渐渐失去了上一代人的传统美德和价值观念。照这条路走下去，新加坡社会将因为日渐受西方人的价值观念所侵蚀而败坏。其害处是显而易见的。为政的人有见于此，便强调母语教育和传统价值观，以挽狂澜。再加上东亚经济的新形势，促使新加坡转回头，回归东方。西方毕竟不能长久依赖。这使新加坡在东西方文化之间徘徊不定。今后新加坡的语言文化将作何演变，端赖东亚的发展而定。

四 华语和方言

各个地方的大城市都是四面八方的人汇集之所。新加坡也正如此。不同地方的人带来不同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形成多样的风貌。这是极可珍贵的地方色彩。不过，色彩总是会随着时间而变的。语言的变化又总是倾向实用的方向。这在重实用的人看来，当然是好事，但在重文化的人看来，就未必如此了。

近年来，英语渐渐变成了新加坡社会整体的上层语言，说和写都一样重要。至于其他各族语言，因为政治和经济的价值低，社会地位也低，所以，主要的功能在于说，写只是聊备一格而已。这个变化和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相一致，但是对于发展新加坡文化，就未必是可喜的事了。

华族内部的方言情况，近年来也起了一些变化，主要在于年轻一代，年老一代的语言习惯早已形成，不易改变。

中国各地的大城市，都分别处在个别方言区中。虽然各大城

市也都汇集各地来的人，但每个城市都有自己通行的强势语言，所以，各地来的人，日子久了，便会渐渐改变自己的语言习惯，改说城中的通行语。通常，第一代还会说两种方言，可是，到了第二代，便难免放弃自己的母语，而只说城中的通行语了。例如香港，处在粤语区中，自然通行粤语。广州话为粤语区的通用语言，香港所通用的正是广州话。从粤语区以外移居香港的人，一入境便得学广州话（香港话），以方便谋生。到了第二代，便都一律说香港话了。至于原籍的地方话，则大多不会说了。这一来是因为香港话的势力过于强大，二来是因为香港话实用。单为实用便足以改变一个人的语言习惯。语言改变了，连带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也难免跟着改变。新加坡的情况便大不相同了。

新加坡的华人虽也来自四面八方，但在华人社会中，各地方言共存并用。

虽然福建话（厦门话）在华人社会中十分通行，几乎人人会说，但是，其他方言依然在家中通用，社会上也有通行的范围。各种方言纷然并陈，没有哪一种方言受到压抑和排斥。也正因此，虽各种方言而来的各地风俗习惯和文化，色彩缤纷，十分可贵。这使新加坡成为研究华族方言与民俗的宝地。

尽管华族社会方言众多，共存并用，而族人沟通，并无困难。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厦门话在华族社会中十分通行，市井中人，都或多或少会说厦门话，交谈起来，自然方便；其二，华语在华族社会中也很通行，是华文学校各科的教学语言，是英文学校华文科的教学语言，所以，读书识字的人都懂华语。大致说来，华语是华族社会中上层的通用语，厦门话则是华族社会下层的通用语。因此，方言众多并未成为华族社会的沟通障碍。而原先受英文教育的人，借助方言，在接受西方语言文化之余，尚不

忘自己的母语和文化风俗。所以，华族社会的语言问题并不在于方言众多，而是在于受华文教育的人和受英文教育的人，因语言分歧而社会异流。但是，这个问题在华文学校消失之后，也随之消失。语言社会也已由异流趋向合流了。不过，合流是合流了，旧的问题也消失了，而华族的语言文化却日趋没落了。这是个危机。长此以往，如果没有转机，则若干年后，新加坡的华人都会变成西化华人，跟在西方的华人没有什么两样了。而整个新加坡社会将变成西方社会，再也无法回到东方来。

新加坡的华族方言，主要来自中国南方的闽粤两地。其中包括三个方言区，即闽方言、粤方言、客方言。以吴方言和官话方言为母语的人不多，其他方言就更少了。

闽方言的人口最多。祖籍福建的人，都说闽语。祖籍潮州和海南的人，说的也属闽语。祖籍广东和广西的人，多说粤语。至于客家话，闽粤两地都有，而以粤地为主。

据一九五七年的人口普查，华族各方言人口的百分比见上列图表二。后来的几次人口普查，都没有详细的各种方言人口记录。不过，具体的人口数字变化或许比较大，百分比的变化应不会太大。图表二中的数字，大致可以反映出一九八〇年以前华族社会各方言的使用情况。

一九八〇年之后，情形就不一样了。在这之前一年半左右，即一九七九年九月间，新加坡展开“多讲华语，少讲方言”的运动。这个运动的目标是推广华语，以代替方言。这个运动逐渐改变了年轻一代对方言的态度和习惯。于是，说方言的人渐渐少了。在八十年代始进小学的人，大多连方言也不会说了。所以，到了一九九〇年，说方言的人口比例缩小了，说华语的人口比例增加了。单就这一点来说，这个运动十分成功。但是，就文化传

承来说，就未必如此了。

语言总是以文化为根基的。虽然语言有语言的系统，和文化的系统未必有关系，然而语言的系统只是纯然的形式，其内容则离不开文化。所以，语言的程度低，则文化的程度也低；语言的程度高，则文化的程度也高。想提高语言的程度，便得用心学文化。一心只想学好语言而不屑于学文化，则必不可能。

新加坡的华族子弟，现在都学英语和华语两种语言，而以英语为主。英语是学校各科的教学语言，而华语只是华文一科的教学语言。华语远远不及英语重要。在小学阶段，学生的华语和英语的程度还不至于相差太远，可是，到了中学以后，学生的华语程度就没有多大提高，而和英语的程度差距就越来越远了。

由于华语不那么受重视，学生对华族文化自然也就不那么在意。英语既那么重要，学生学英语的时间多，也就自然接受其背后的文化。再加上西方文化早已泛滥至社会的每个角落，年轻一辈，耳濡目染，也就习以为常。正因此，在华族社会中，英语和英美文化方兴未艾，而本族的语言文化反而日渐式微了。

如果以祖孙两代来对比，则两代人的语言习惯，差别很大。

祖父一代，或许所受教育不多，或许连字也不认识，但是都掌握自己的方言，运用自如。孙子一代，所受教育或比祖父为多，而有些已不懂方言，虽然都懂华语，却往往词不达意。有的家庭，祖孙两代，因为语言习惯不同了，而不能通话。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便在这里断了。

一九八〇到一九九〇年间，华族家庭中，子女和父母之间，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的语言习惯，都有很大的改变。情形和图表九中所见的相同。英语的使用增加了，而华族语言的使用则减少了。（见图表十）

十年间，子女和父母之间，说英语的比例增加了一倍有多；兄弟姐妹之间说英语的比例也增加了约六成。所占的总比例，比前者多了一倍有馀。华族自己的语言的使用比例则相应减少。其中，华语的使用比例大大增加，而方言的使用比例则大大减少。这种种迹象正可以看出年轻一代语言习惯的趋向。

		1980	1990
子女和父母之间	英语	5.4	11.9
	华语	7.3	27.9
	方言	86.8	59.8
	福建	40.6	29.1
	潮州	20.1	13.3
	广东	16.0	11.6
	其他方言	10.1	5.8
	其他语言	0.5	0.4
	合计	**100**	**100**
兄弟姐妹之间	英语	14.8	22.4
	华语	12.4	34.0
	方言	72.5	43.3
	福建	35.8	22.4
	潮州	16.5	2
	广东	12.8	3
	其他方言	7.4	3.4
	其他语言	0.3	3
	合计	**100**	**100**

图表十 五岁以上华人与父母及兄弟姐妹之间的语言习惯

资料来源：Lau 1993:7-8

华语运动是在华文教育日趋式微的时候推行起来的。这也正可以看出新加坡社会语言的变化来。早期的英文学校，完全不重视华语，学生也不必学华语。华语运动推行以后，华语成为华族子弟的必修科目。这样一来，英文学校学生的华语程度是大大提高了。原先受英文教育的人，多不通华语，但在华语运动推行后，也有些人努力学起华语来，于是华语在新加坡社会比以前更加普及了。华语普及之后，也渐渐改变了受英文教育的人对华语的态度，不再像以前那么歧视华语了。这或多或少有助于消除英语社会和华语社会之间的界限。但在另一边来看，普及是普及了，却不见提高。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

新加坡原本的华文学校，学生的华语程度都很高，可以和台湾学生相媲美。在华文学校没落后，只剩下了英文学校。学生的华语程度也就自然降低了。

由于华语运动非常成功，华族方言正日渐消失。其结果是，将来的新加坡人都以英语为第一语言，而以华语为第二语言。虽然新加坡人的英语程度不见得很高，可是华语的程度却的确很低。这种情况今后将日甚一日。

当华文学校还生机蓬勃的时候，受华文教育的人，人人都会说华语。受英文教育的人，要是选读华文，也必定会说华语，不需要社会运动来推广；可是，在华文学校消失之后，推广华语便得依靠社会运动了。华文学校学生所接受的德育，便是东方人的道德。传统的价值观和语言文化一起承受下来，不必另外提倡推广。可是，在华文学校消失之后，传统道德和价值观便都得靠社会运动来推广了。

本来，华族方言可以使新加坡社会具有更多的东方色彩，但在方言消失之后，新加坡便难免会更进一步变成西方社会了。

方言虽在华族社会共存并用，但并不分区。所以，方言不会使社会分化，而实际有助于社会团结和稳定。因为方言有助于人心之认同，有如亲属之情，有益而无害。无论哪一个社会都不能奢望只团结于一种情愫。人情由近及远，方言便是就近团结的地方情愫。在人种与文化众多的社会，方言尤其重要。华族方言众多，华族文化也不是整齐划一的。说不同方言的人固然有相同的文化背景，也有相异的文化背景。方言也正是文化的一部分。地方性的力量于人心远较普遍性的力量为大。所以，方言与同乡会都有很强的内聚力。藉乡情以维系同乡人的关系，守望相助。乡音则是维系乡情的重要因素。正是这个缘故，方言与同乡会都有助于社会稳定，也有助于保留东方人的社会习俗和传统观念。华语虽也有这样的团结力量，但不及方言。

方言和华语同源。懂方言则大大有助于学华语。习惯于说方言的学生学起华语来也格外容易。所以，方言对于华语实有益而无害。

五 馀 论

新加坡通行的语言，表面看起来很复杂，其实也并不尽然。官方的语言虽然有四种之多，政治地位平等，然而，社会地位并非一样重要。语言的社会地位是由实际用途所决定的。譬如淡米尔语使用范围并不广，使用的人口也少，所以社会地位不高；而操淡米尔语的人，如不会说英语，也多半会说马来语。因此，淡米尔语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官方语言，是为种族平等的心理愿望而定的官方语言，对于其他种族，并无多大实用价值。所以，用途较广的语言只有三种，即：英语、华语、马来语。三者之中，马

来语主要用于马来族社会。受教育的马来人，通常以英语为第一或第二语言。所以，英语自然成为马来人与其他族人的交际工具。不谙英语的马来人便只好以马来语和他族人交际了。菜市场、公车、杂货店、小贩中心为常用马来语的地方。马来文的使用范围也不广，几乎只限于马来社会。所以，马来语虽贵为国语，而实际的用途并不大。

如以使用人口而论，则新加坡较通行的语言是英语和华语。新加坡的双语政策，主要就为这两种语言而定。年轻一代，只需掌握这两种语言便已足够。但是，语言是个敏感问题。新加坡种族既多，便不能只提倡这两种语言，于是，各族母语都得提倡。无论谁人都得学母语。如此则可以消除被同化之心理负担。近年来，英语和华语的使用范围都扩大了。这使新加坡的社会语言看来复杂，而实际并不那么复杂。

华族内部也通行双语（实为双方言），就是华语和厦门话。厦门话是闽南人的通用语，而华人之中，以闽南人最多，所以，厦门话较其他方言通行，而为华族各地人的交际语。至于华语，则是学校中所用的语言，年轻一代都会说。因此，厦门话和华语几乎可以看成两代人的语言。

年老一代华人多会说厦门话，目不识丁或识字不多的人更是如此。别的方言，如粤语、潮语、琼语、客语等，都只是辅助语。其使用随情况而异，视交谈的对象而不同。例如交谈的两人都是粤人，那便自然用粤语了。

较年轻的华人，受过教育的大都会说华语。如果是中年人，出身华校，自不在话下。如出身英校，而以华语为第二语言，自亦会说华语；如未学过华语，则一般多会说厦门话或别的方言。华语、厦门话或别的方言都不通的，那就为数不多了。

至于更年轻一辈，都以华语为第二语言，自然都会说华语，只是程度有参差而已。这一辈年轻人仍或多或少懂方言。彼此交谈或用华语，或用英语，而与不通英语的长辈交谈，则多用华语或方言。华语运动展开后才上学的少年人，有已多不通方言了，只会说华语和英语。

目前的华族年轻一代大多陷入语言文化的困境。他们华语固然说的不好，英语也不见得就很好。本族文化，他们的认识很浅，平日生活，处处受西方文化侵蚀，可是，他们也没学到西方文化的精神。正所谓两头不到岸。如果没有新的因素影响，那么，华族语言文化在新加坡是必定日趋没落的了。

以上种种情形，乍看起来似乎很复杂，其实还是很简单的。无论说华语还是方言，都只限于口语。至于书写，便只有华文和英文了。可是，由于华文地位低，政治和经济的用语实际只是英文，所以，年轻一代人所需要学写的，便只是英文而已。这造成英文一枝独秀的局面。至于这个局面将维持多久，日后将会变好还是变坏，那就要看东亚的政治和经济局势是变好还是变坏了。新加坡华人是做不了主的。

华语和英语的相对地位，今后不会一成不变，彼此必然互相消长。而促使两者互相消长的主要原因，将是东亚的政治和经济新局面。如东亚经济继续发展，而新加坡又必须依赖东亚以求生存，便不能自外于此地区，则华文华语在新加坡的用途必定更大，地位也必定提高。倘无此种新变化，则华语华文在新加坡的地位将继续低落，乃至于有语无文。只需讲华语而不必写华文，终而至于销声匿迹。另一种可能影响华语和英语互相消长的因素是新加坡华人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自觉。倘此种自觉意识增强，则华语华文的地位将提高，反之则继续低落。在五六十年代，民族

主义思想盛行的时候，此种意识在新加坡也十分强烈，后来渐渐消退了。目前还没有复苏的迹象。或许此种自觉也有待东亚地区的发展了。

东亚的发达与繁荣将有助于改变新加坡人倾向西方的思想观念，以及对华语和英语的态度。再配合目前的双语政策，或有助于寻回新加坡人的东方身分和民族认同感。果能做到这一点，则新加坡将回到东方社会来，而华语华文的固有地位也将得以恢复。

西方国家对东方的影响已越来越小，而东方国家正日益富强。新加坡人势必日渐改变目前对东方社会文化的观念和态度。西方绝非长久的靠山，新加坡回归东方似乎已是大势所趋。这就必定影响到新加坡的社会语言和文化了。社会语言文化和社会发展毕竟是息息相关的。

附 注

1 有关新加坡人口控制问题，详见萧瑞福 (Saw Swee Hock)《新加坡人口控制之零增长率目标》(*Population Control for Zero Growth in Singapore*)，五二至五三页。

2 新加坡各主要语言与通用语的社会状况，可参考郭振羽《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第十四至廿七页。

3 据一九五七年的人口普查，当时，马来人中改以华族方言为母语的有九十九人，改以英语为母语的有一六四人，改以印度语为母语的有三十六人，所占百分比很小。该年马来人总人口为 197,059 人。详见蔡著 (S. C. Chua)《一九五七年人口普查报告》(*Report on the Census of Population 1957*)，第一五七页。

4 峇峇人口并无确实统计。自六十年代以来，逐渐减少。目前人数估计约在五千左右。见魏天福 (Gwee Thian Hock)《峇峇话精粹》(*Mas Sepuloh - Baba Conversational Gems*)，第十一页。

5 新加坡的华文学校学生人数原本比英文学校学生人数为多。从一九五四年开始，华文学校学生人数增加慢，英文学校学生人数增加快。七十年代以后，华校学生人数逐年减少，而终至于全部华文学校都关闭了。有关统计数字见杜莱三美 (Doraisamy)《一百五十年来之新加坡教育》(*150 Years of Education in Singapore*) 第九七至九八页，及第一四七页。

参考书目

郭振羽：《新加坡的语言和社会》，台北正中书局，一九八五年。

周清海：《文化、智力、性别与双语能力》，收在谢泽文编《新加坡华文教学论文集》，第九至二十页。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Chua, S. C. 1964. *Report on the Census of Population 1957*.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Doraisamy, T. R. 1969. *150 Years of Education in Singapore*. Singapore: Teacher's Training College.

Gwee, W. Thian Hock. 1993. *Mas Sepuloh: Baba Conversational Gems*. Singapore: Armour Publishing.

Katzner, Keneth. 1977.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London: Ronledge & Kegan Paul.

Kuo, E. Chen Yu. 1980. *Language and Society i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Lau, Kak En. 1993. *Singapore Census of Population 1990: Literacy, Languages Spoken and Education*.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_____. 1994. *Singapore Census of Population 1990: Religion, Childcared Leisure Activities*.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Ruhlen, Marritt. 1991. *A Guide to the World's Languages, Vol. I: Classification*. London: Edward Arnold.

Saw, Swee Hock. 1980. *Population Control for Zero Growth in Singapore*.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_____. 1982. *Demographic Trends in Singapore*. Census Monograph No. 1.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新加坡社會和語言

云惟利 編

南洋理工大學
中華語言文化中心